

郁金香书系



赵园
著



阅读人世

Reading the World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410392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I667
rb35

郁金香书系

阅读人世

Reading the World

赵园 著



中华女子学院



0410392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人世/赵园著. 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2. 1

(郁金香书系)

ISBN 978-7-5651-0639-2

I. ① 阅… II. ① 赵… III. ① 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②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1325 号

书 名	阅读人世
作 者	赵 园
责任编辑	王欲祥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9.75
字 数	173 千
版 次	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 6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0639-2
定 价	26.00 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□ 自序

本书也如前不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《昔我往矣》，将写于不同时间甚至不同文体的文字汇为一集，只不过那一本纳入了该社的“三十年集”，意在以文字勾画作者三十年间与著述有关的轨迹，而这一本则由我自己选定主题，汇集的是写人的文字——所阅历的人，或所阅读的人（由当代的文学作者，到古人）。

1990年代中期就写过一组文字，题作“读人”。在阅世中“读人”，在我，正是读文学的必要条件，人文学者的重要功课，较之读文学，更令我有无穷的兴味。只不过“阅人”所得，并非都宜于形诸文字。本书所写我阅历过的人物，只有寥寥数篇。并非其他的众多人物不值得写，而是未及写、无意写或不便写：毕竟学术是我的“正业”。文学研究中所写人物论、作家论，也被我作为了阅人

所得的表达形式。事实是,读作家、人物(无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),亦“读人”,且有可能读得较为深入,发表时也更为坦然。由“文学研究”确也可见研究者阅人的眼光,衡人的尺度,涉世的深浅,以至于性情、境界。我好读别人的文学评论文字,尤其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文字,兴趣就不止在文学。

我所写作家论,自不止本书所选的这些。只是有一些文字太过“专业”,形式则太“学院”,而本书则是以散文随笔为基本文体的。对有随笔意味的,也仍然有取舍,使内容不致过于分散。

一边编自己的书一边想,收入同一套丛书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文字,想必更精彩。与她们不同,我所面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尚未充分“经典化”。倘若以“经典”为标准,本书中涉及的作者,大多难以入选。本书的价值,或许更在个人化的阅读状态,和在那种状态下才会有阅读感受。不同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还有,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多半缘于输入,却未必对于我的对象适用,不免于捉襟见肘。而我对于20世纪层见叠出的文学思潮又缺乏把握的能力。我好用“因陋就简”这说法,觉得它于我很适切。

我的经验是,即使学术研究,也赖有机缘的凑

合。有些文字,确要在某个时间段、某种状态下才能如是写、写成那个样子。时过情迁,加之能力的蜕化,状态的潜变,兴趣的转移,会惊讶于当时何以有此笔墨。那种状态,那种感觉,注定了不可找回。“失去”是永远的失去。由此正可感知时间之于人的严峻,古人所说的“岁月不可把玩”。

鲁迅将他的第一个集子题作“坟”,实在太智慧。只是他老人家已经用过的题目,不便再用。但这书何尝不也是“坟”呢!

赵 园

2011年4月

目 录

自序 / 1

第一辑 苍茫人间世

偶遇 / 3

温馨 / 9

“有美一人”

——《读人》续记 / 15

邻翁 / 20

旧日庭院 / 25

第二辑 远去的背影

王瑶先生杂忆 / 38

中岛先生 / 51

我所知道的吴组缃先生 / 58

“今之人谁肯迂者！”

——写在樊骏先生去世之后 / 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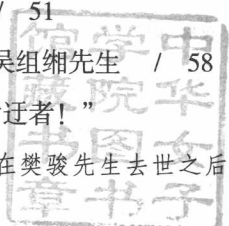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辑 凝望大地

张承志 / 75

阿城 / 102

韩少功 / 113

梁晓声 / 124



色彩斑驳

——读作品札记 / 130

第四辑 用文字抚摸这城

邓友梅 / 184

刘心武 / 190

韩少华 / 196

汪曾祺 / 201

陈建功 / 206

旗人现象 / 211

写人的艺术 / 225

第五辑 读人于故纸间

读人(一——十一) / 234

读人(十二——二十一) / 260

我读傅山 / 278

第一辑 苍茫人间世

第一辑 苍茫人间世

将写在不同时间的《偶遇》、《温馨》排在一起，味道就略嫌甜。我并不喜欢这甜味，却仍然这样编了。这是我的文字中，以“人间温情”为主题的仅有的两篇。人生在世，你所得“温情”以至关爱决不限于此。更深刻与持久的，仍然是由家人、朋友那里得到的。却正因了“深刻”与“持久”，你不愿率尔动笔，于是你最重要的情感经历就埋藏在了你自己的记忆里，没有了机会形诸文字。倒是人生道途中的邂逅，某个特殊情境中的遭遇，有可能因了一时的兴致，被记录了下来。

人海茫茫，即使交游并不广阔如我者，亲面相遇或曾经相处过的，也不知凡几。搜索一下旧作，具体写到某个人的，确也只有寥寥数篇。所写的，是久已“失联”的小学老师、同学，某个不知其名的中学同学，道路所见的乞讨老人，插队时邻舍的老翁，早年家里的女佣。这些人以及相关的人事，倘若不打捞，自然有一天会湮没。写了下来，与人分享那一点感触，或许不无益处的吧。

“苍苍”则多少系于年纪。由昏花的老眼看出，世界即不免于“苍苍”。于是即以此为题。

偶 遇

之一

年齿日长，世事也日见其苍茫了。你在这人海里浮游了几十年之后，倒像是愈远于“人事”。你甚至忘了你某个大学同学的名字。在有的场合，你难免会为此而尴尬。你的记忆被时间之手拂拭过，你无法阻止忘却之为过程。但却会有极偶然的际遇，像是被那双手漏过，它们也就完好如初地保留在你的记忆里，当你回头检视时，你被岁月打磨得粗糙的心，会顿时柔软起来。

那一晚我独自待在田野上时，夜并不深。我是穿过北大附近的海淀市场来到这田地上的。月色迷蒙。

那空阔与阒寂令我安心。那正是“文革”中的派仗时期。“革命”中人的道德面貌，是商业潮中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。当一辆自行车骤然在我身边停下，我记得自己并未惊恐。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。现在已记不清他的相貌，大致是敦厚的吧。他问我何以待在这地方，说这不大安全。记不清怎么一来，他说到了他住在六郎庄，在颐和园工作；“文革”后园里常打捞出溺水者的尸体。我当然没有告诉他，我确实干过那类傻事，只是再三说明，那一晚并无自杀企图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他显然并不相信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，并坚持送我回北大。

他推着车，送我到海淀路口处的北大校墙外，对着那片灯火通明的宿舍楼，又说了一阵子，无非是“想开点”，肯定还有“相信群众”、“正确对待群众运动”一类话。不知今天一个如我当年那样年龄的女子，在空旷的所在蓦地遇到一个陌生男人，会作何反应，她会不会相信那确系好意，而非别有企图。

事后打听到，那片田地的另一头确有“六郎庄”。

那人如果还在，当是蹒跚老者了吧。

之二

刚到香港中文大学，宾馆服务台上的那些男孩子，就令人生出好感。他们整洁的西服，彬彬有礼的态度，

流利的英语,都让我看得愉快。那几个月里,与丈夫间来往信件极多,又常通电话,有的是与服务台打交道的机会。那儿的男孩子似从无情容,随时处于工作状态,整饬而振作。在大陆,见惯了诸种大众设施服务人员的职业性的无礼,以及豪华场所服务者的西崽式的傲慢,被人善待,常不免要受宠若惊。但适应“文明”,毕竟是容易的事。在这远离家人的地方,即使偶遇的陌生者的亲切态度,也会稀释一点你的乡愁似的。

我注意到那个男孩子,是因了他那种特别的羞赧神情。我发现当我到服务台上取信件时,他总像是想说点什么,却又格格不吐。有一回,我拿了信件要走时,他突然说:你在北京是住在中关村的吗?当时他垂着眼看着台子,脸红着。我后来想,他之所以知道“中关村”,大约因常有北大的人来住的缘故。我说,不,我不住在那里。另有一次,他问到我是否头一回来香港,我说,我已经来过一次。他问那次的居住条件比这回怎样,我说,差不多吧。他像是有点失望。我过后想到,他一定期待着我对这宾馆表示满意,这会使他高兴的吧。圣诞节前,有个学术会议在那所大学召开。我在服务台看到许多提袋,是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们预备的。我想知道是否能遇到大陆来的熟人,请他查一下代表名单。他说,那个会你也可以去的,很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怕我有被冷落之感。他哪里知道,我是

一向怕开会的呢。

我当然没有去听那会。

一个晚上，他打了电话过来，问“可不可以请赵女士吃点东西”。我说已经吃过晚饭了。他坚持说可以吃点别的。出于好奇，我到了服务台。那里有一些做熟的通心粉和色拉。我要了一盘色拉，他喜形于色。我一向怕领受无端的好意，这男孩的，却使我有柔和的感动。

离开中文大学前的一段时间，服务台上不见了那张羞怯似的脸。问到别的男孩，才知道他已不在那里，竟有点怅怅的。此后继续得到极好的服务，一丝不苟的，庄重的。回大陆的那个早晨，在未尽的夜色中到服务台交钥匙，是另一个男孩子值班。当他说希望我再来时，在我听来不是职业性的套话。我回报以微笑，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样，怀着由衷的感激。

活在这世界上，你所真正需求的并不多。令你满足的，有时只是适时得到的那一点。你会将那好意一点也不遗漏地搜集起来，如一片焦渴的土地吸收水分。我也就这样地记住了上面那些零碎的事。

之三

在大阪的学术活动将近结束时，安村小姐主动提出，她可以陪我看看她父母家所在的村子。这应当因

了我讲学的题目，是关于农民与乡村的。安村当时尚在京都大学读研究生，是被她的母校大阪女子大学临时请了来为我翻译的，那些日子就陪我住在宾馆。和我一道由宾馆去学校时，常穿件白上衣，玫瑰红的裙裤。两条修长的腿，步幅很大，步态有力得近于勇猛。我讲课时，她就坐在讲台下。每当我信意发挥时，会瞥见她蹙着眉，半是抱怨半是求救似地望着我，那神态真惹人爱怜。跟安村相处是不费力的。你可以和她待在一起而不注意她。她不是那种用了过分的周到，让你随时觉得要抱歉的人。

她父母家与女子大学有相当的距离。她那天特地开了车来，她的老师中岛碧先生也一同去。安村驾车的姿势很帅。虽仍在读书，却已令人可以想见职业妇女的风采。

车到那村子时，天已全黑。让我奇怪的是，这日本的村子竟也如中国的，入夜后只能见到房舍泄漏的零星灯火。我们先到由安村母亲经营的杂货铺。安村的母亲像是没有多少文化，甚至看起来有几分粗俗。看过了一处制作榻榻米的作坊，才轮到这一晚安村安排的主要节目。她带我们去看一处保存完好的旧式房舍。房主是一位已过世的学者的遗孀，眉目安详而温静。大约因事先通知过，施了点脂粉。只是在我看来，那古旧的房舍因过分整洁，陈设过于简单，少了点人的

气息。这里或也就有老式日本人所耽嗜的孤寂情调的？

跪在榻榻米上，将两手按在膝前，我与碧先生一道行礼如仪。那一套动作我自以为摹仿得已相当到家，甚至摹仿中有莫名的快感。那是一种避开了熟识者的注视，扮演另一个角色时的快感。只有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，你才有机会放心地做这种尝试。

归途中，车行驶在暗夜里。夜行在我，一向是美好的经验。前排安村开车的侧影忽亮忽暗。我和碧先生沉默着，看前面的车尾灯与车边掠过的夜的城镇。过后我告诉碧先生，说我很感动于安村的安排。尤其她带我们去看父母家所在村子与母亲时的坦然。我由此更证实了这女孩的朴素。碧说她有同感。她也是头一回来安村家，见到她的家人。

回到碧先生家时，她的丈夫长文先生正在灯下削菜。人那么长，束着围裙，眼镜滑落到鼻梁上，样子有点滑稽。安村也留下来过夜，晚餐后给我们看了她的未婚夫的照片，白皙的脸上有一层羞涩。我不能饮，又一向拘泥于生活秩序，虽男女主人谈兴尚浓，仍告辞了去休息。睡下时，安村还在客厅与长文先生对酌。

一九九五年岁末

（收入随笔集《窗下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）

温 馨

你或许忘记了许多被认为重要的事，却偏偏记住了一些极细小的事——即如我似的记住了早年读过的一份刊物的封面，那是一册《儿童时代》；其时还另有一种刊物，《小朋友》，相信曾伴了不少如我似的城里孩子长大的，不知何时停刊了。那一期《儿童时代》的封面，是一面山坡下，两个放学后牧羊的孩子，伏在草丛中共读一册《儿童时代》，坡上可见小学的校门。我其实说不清楚自己何以会被如此简单的一幅画所吸引。那生活离当时的我很遥远，那校门也不同于我就读的学校，却像是一向熟悉，如前生记忆。

在我，学生时代的美好，似乎只在小学的不到两年间，其时我的家迁入了这座成为省会的城市，我转入了